



剪刀替针 做媒人

亦舒
／著

亦舒新经典

何湖东急急扶起她，可是坤柔双膝无力，再次跪倒。百忙中她忽然想起一句话：「看到那人，双膝会得放软。」坤柔怔怔看着湖东，今日，她果真站都站不稳，莫非那个人，就是小何？坤柔忽然歇斯底里般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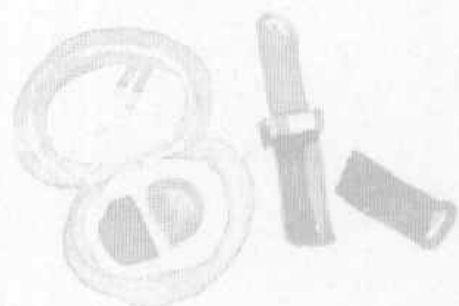


亦舒新经典

何湖东急急扶起她，可是坤柔双膝无力，再次跪倒。百忙中她忽然想起一句话：「看到那人，双膝会得放软。」坤柔怔怔看着湖东，今日，她果真站都站不稳，莫非那个人，就是小何？坤柔忽然歇斯底里般笑起来。

剪刀替针做媒人

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06-743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剪刀替针做媒人 / 亦舒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2
(亦舒新经典)

ISBN 978-7-80228-268-1

I. 剪... II. 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5500 号

剪刀替针做媒人

策划：红书坊

作者：亦舒

特约编辑：丁丽艳

责任编辑：吕晖 杨雪春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传真)

网址：<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mm × 1230mm 32 开

版次：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28-268-1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玫瑰的故事

珍珠

曼陀罗

蔷薇泡沫

独身女人

我的前半生

星之碎片

香雪海

两个女人

风信子

喜宝

野孩子

开到荼靡

心之全蚀

她比烟花寂寞

可人儿

胭脂

小火焰

曾经深爱过

雨花

朝花夕拾

我丑

蓝这个颜色

没有月亮的晚上

拍案惊奇

请勿收回

圆舞

小玩意

玉梨魂

绮惑

流金岁月

异乡人

忽尔今夏

叹息桥

莫失莫忘

人淡如菊

西岸阳光充沛

有过去的女人

石榴图

譬如朝露

风满楼

满院落花帘不卷

烈火

古老誓约

七姐妹

紫微愿

三个愿望

阿修罗

我们不是天使

一把青云

伤城记

迷迭香

痴情司

连环

弄潮儿

预言

美丽新世界

一千零一妙方

心扉的信

小宇宙

没有季节的都会

寻芳记

天若有情

纵横四海

假梦真泪

银女

寂寞的心俱乐部

如果墙会说话

这双手虽然小

天上所有的星

要多美丽，就多美丽

幽灵吉卜赛

印度墨

蝉

艳阳天

只有眼睛最真

小人儿

明年给你送花来

一点旧一点新

悄悄的一线光

吃南瓜的人

花常好月常圆人长久

小紫荆

同门

这样的爱拖一天是错一天

嘘——

她的二三事

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

邻居太太的情人

紫色平原

我情愿跳舞

电光幻影

蓉岛之春

特首小姐你早

葡萄成熟的时候

剪刀替针做媒人

乒乓

恨煞

李生

漫长迂回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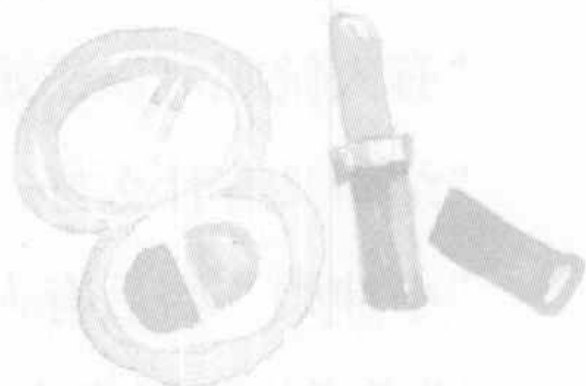
爱情只是古老传说

迷藏

灵心

大君

众里寻他



坤柔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在外婆家，发生的一件事。

外婆正做缝纫，电话铃响了，她去讲了几句，回来的时候，发觉放下的针不见了，找了一轮，不见，她嘀咕：“不要刺到人才好。”忽然想起来，她取过剪刀，在桌子上轻轻敲。

外婆嘴里这样说：“针，针，剪刀替你做媒人。”

小小的坤柔大奇，七八岁本在玩耍的她挤到外婆身边去看个究竟。

果然，外婆才把剪刀在桌上晃动数次，忽然之间，剪刀尖上便粘着刚才丢失的针。

坤柔觉得神奇：“外婆，针出来了。”

外婆笑咪咪：“土方，百发百中，针一听到剪刀替它做媒，立刻跑出来答应。”



“呵，做媒有那么好吗？”

“有人做媒可以结婚呀。”

“结婚又有什么好？”

“小坤柔，婚后有人照顾爱惜你。”

坤柔把头轻轻靠在外婆膝上。

这个剪刀愿替针做媒人、针那么高兴的故事，深深印在她脑海中。

十多年过去，外婆已经辞世。

读初中时，坤柔已经知道，那根针迅速出现，是因为剪刀尖上多数附着一点磁石。外婆知道它的用途，只不过添上一则可爱的故事。

华人各省各县各城都有美丽的神秘传说，加在一起集了大成，最著名的当然是《嫦娥奔月》、《精卫填海》，可是坤柔喜欢《剪刀替针做媒人》这一则。

办公室里也有剪刀，她偶尔也会取起剪刀，在桌子上扫一扫，一边低声说：“针，针，剪刀替你做媒人。”

结婚真的那么好？

这当然也不是真的。

王坤柔此刻是一个心理医生，在政府医院执业。

她未婚，独身，可是听各式各样的烦恼人抱怨日久，也知道世上有几件事大抵是不存在的：幸福的婚姻，听话的孩子与合理的老板。

因为我们要求太高？

不一定，父母分手已有十年，坤柔遗憾，但无奈。

外婆过世后把外公留下的一点点节蓄赠予坤柔，母亲问：“你可以把这笔钱用来读书，也可以买一幢小公寓安生，哪一样？”

坤柔简单地回答：“读书。”

在外国寄宿，半夜睡不着，老觉得外婆的手像在抚摸她额角，叫她落下泪来。

毕业回家，坤柔发觉母亲已成为一间小小玉石店老板娘，生意不错，老妈总算站起来了。

坤柔很幸运，很快找到工作。

师傅姚医生一看到她就喜欢，同别人说：“王坤柔有今日年轻女子罕见的端庄，她坐在那里，眼观鼻，鼻观心，一动不动，对答如流，语气温柔，她将会是个不可多得的心理医生。”

坤柔很快独立生活。

母亲时时间：“坤柔，有无对象？可相中什么人？切莫蹉跎。”

“结婚有什么好，外公早逝，你与爸又分手，你那伤心欲绝的样子我历历在目。”

老妈忽然尴尬，她否认：“我没有你形容那样过分。”

“天天哭足一年。”

母亲一怔：“也活下来了。”

坤柔握住妈妈的手：“我们生活过得去，已经够高兴，活着，不过是求三餐一宿，身体健康，门外无债主，门内无病人，你说是不



是？”

“坤柔，你的语气像太婆。”

“要求降一点，大家高兴。”

那天，王坤柔医生第一个病人，是叫韦如的年轻警务督察，开枪自卫，击毙疑犯，之后内心不安，前来求诊。

她坐在沙发上，缓缓说她的故事。

——她求学经过，喜打篮球，恋爱过一次，男方家长反对，他移民住纽约皇后区，每年寄圣诞卡给她……

讲来讲去，都绕过那宗案件。

“王医生，世上有无爱情这回事？”

坤柔微笑。

“弗洛伊德怎么说？”

坤柔这样回答：“人类始祖并不知道有爱情，男女在一起，同其他动物一样，不过是为着繁殖后代。”

韦督察大为震惊：“啊。”

“男方挑选伴侣，至今均把年轻貌美放首位，你猜是为什么？”

“肤浅。”

“年轻有生育能力，胸大可以哺乳，盛臀代表盆骨健康，方便生育。”

“什么？”

“所以年轻葫芦身段型女子最受异性欢迎，明白了吧。”

“气质、文化、学识、内涵呢？”

“那是近代的事，人类文明之后，要求渐为繁复，不但希望有后裔，且要素质优秀的子女，需要配偶带来良好因子，像努力勤学、大方平和这些，这才开始注意女性内涵。”

“仍然是因为传宗接代？”

王坤柔又笑。

“说穿真没意思。”

坤柔问：“你在找什么样的人？”

“精神伴侣。”

“那是你父母。”

“他们思想留在上世纪，谈不来。”

“那么，好同学与同事。”

“王医生，我与你算是最无话不说了。”

坤柔再问：“有无要好男友？”

韦督察忽然说：“除非你替我介绍。”

“我？”坤柔愕然。

“是，经你品评，我就放心，你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坤柔觉得好笑：“我自己也没有对象。”

“你来做媒人吧。”

坤柔笑得笔记本子都掉地上。

韦督察叹口气，忽然说：“每夜我都看见那人血染满身，倒在我面前。”

个多月来她只字不提，今日，发觉王医生值得信任，口吐真言。



坤柔轻轻说：“韦如，你是执法人员，他是疑犯，你与助手到达现场排解家庭纠纷：有女子报警说她男友挟持一对子女威胁同归于尽，门一开，他即开枪击中你助手胸膛，你拔枪还击，是很正确做法。”

韦如浑身颤抖，额角冒出汗珠，脸色苍白痛苦。

“释放自己。”

“我不能够，我杀了人。”

“韦如，你比我更明白警察职责，那女子与两个孩子无恙，你助手已康复出院，你必须那么做。”

她用手掩脸：“忠叔做到退休，也没开过枪。”

“这像是说：小玲嫁了好人家，丰衣足食，母慈子孝，白头偕老。”

韦督察忽然狂哭起来。

幸亏房间有隔音设备。

坤柔任由她发泄情绪。

“个人遭遇不同，人是人，你是你。”

韦如一直流泪。

坤柔看看时间：“星期三再见。”

韦如点点头，喝了杯水，缓缓站起身告辞。

“走好。”

她吁出一口气，挺起胸膛，打开门，走出去。

韦如走进待客室，看见一个小小孩子仰起头，摇晃地向她走近，高高兴兴地叫：“妈妈。”

韦如呆住，任由那可爱的一岁大孩子抱住她大腿，她动也不敢动。

这时，另外一个比他略大的男孩过来拉开他：“这不是妈妈，快跟我来。”

两个小男孩都一式圆脸大眼，十分可爱，拉扯间小的哭起来。

韦如大奇：“这是你弟弟？”

他不回答，抱起小弟。

“这不是三斤抱两斤吗？我帮你找妈妈。”

正在这个时候，王医生匆匆开门出来：“呵，你俩在这里。”

大男孩叫王医生：“姑姑。”

韦如好奇问：“你们的妈妈，走到哪里去了？”

这时一个年轻男子向她们走近：“对不起。”

韦如猜想那是两兄弟的父亲，她甩了难，吁出一口气朝王医生摆摆手，往走廊方向走。

坤柔抱起孩子：“你来之前通知我一声。”

年轻人笑：“我们路过。”

“快进来。”

他们三人走进王医生办公室。

“孙仲本你这舅舅不好做，他们的妈妈呢？”

仲本答：“今日轮到我做保姆。”

坤柔笑着问：“我可以为你们做什么？”

他轻轻说：“老姐应邀面试，刚巧佣人请假，找我看管。”

坤柔唏嘘：“务本也够艰难的。”

孙仲本不出声。

坤柔自大玻璃瓶里摸出牛奶糖给他们兄弟，小孩立刻活泼起来，取过坤柔的听筒，一个扮医生，一个扮病人，玩得很神气。

老大忽然老气横秋说：“刚才那阿姨长得像妈妈。”

坤柔一怔：“谁，呵，你说韦督察？”

孙仲本呵一声：“警务人员？看不出来。”

“像你姐姐吗？”

“脸盘子相似。”

玩够了，小兄弟俩拥抱在一起，在长沙发上盹着。

坤柔看着他俩，无故落下泪来。

孙仲本鼻子红红，看向别处。

“你别担心，”他说，“他们还有我呢。”

坤柔抬起头：“也有我这个表姑，无论如何，叫这两兄弟不致缺乏。”

这时，仲本的电话铃响起，他说了两句，回坤柔：“务本这就来了。”

“面试可成功？”

“知会她下星期录音。”

“胜利。”坤柔放下心来。

“坤柔，你对我们真好。”坤柔轻声答：“什么你们我们，根本一家人。”

有人敲门进来，那一脸笑容的是孙务本。她若有烦恼，却一丝也

不带到公众场所，这才叫心理医生担心。

“坤柔，怎么好打扰你。”

“你坐，让他们再憩十分钟。”

务本探过头去看表妹：“到底是医生，越发英姿飒飒。”

坤柔笑：“星期天到我家来，我做烤龙虾给你们吃。”

“周末我要录一首广告歌曲：大同乐，价廉物美，货色众多，一切电器，七折发售，大同乐，大同乐……”

大家都笑了。

他们姐弟一人抱一个孩子离去。

孙仲本忽然转过头来轻轻问：“是名督察？”

电光火石间王坤柔灵光一现：“仲本，星期日我介绍她给你认识。”

针针，剪刀替你做媒人。

下班，坤柔到小店去探母亲。

天气冷，坤柔绒线帽子加围巾，隔着橱窗看老妈小心翼翼取出一款宝石胸针给客人看。

客人握在手中不愿放下，嘴里还价。

坤柔轻轻推开店门，走进去，四处浏览。

她走到那女客身后张望那枚胸针。

女客紧张起来，对老板娘说：“林小姐，你给我打个八折，我马上拎走。”

“八五折。”

她取出信用卡：“唉，下次可要便宜点呵。”

客人走了，母女俩笑起来。

“打烊没有？”

“今日延迟收工，大节当前，一年就靠这几天，星期日你到我处吃素饺。”

“我约了孙家姐弟。”

林女士静默一会，轻轻说：“孙氏姐弟是你父亲妹夫的子女，同你真是一表三千里，你不必太热中。”

坤柔不出声。

“那姐姐是个没有名气的歌女，又是寡妇，顶尴尬。”

坤柔笑说：“妈，说得难听点，你是离婚妇人，我是大龄小姐，都不是好货色。”

林女士啼笑皆非。

“你要留心人家有否企图。”

“对，他们都想上免费心理课程。”

林女士叹口气：“记住，坤柔，世上每个人都比我们母女聪明能干，我俩越发要战战兢兢做人。”

“明白。”

“你先回家吧。”

坤柔见陆续还有客人进小店来，便告别回家。

她回家写报告。

坤柔在写一个比较特别的题目：《中国旧文学中女子渴望求偶的

情意结》。

这一章是演绎《红楼梦》中史湘云仰慕表兄贾宝玉的心理状况。

坤柔厌恶书中每一个角色，湘云比较磊落，尚可容忍，故此挑出她来分析。

接着一章，她会写《西厢记》里的崔莺莺，跟着是那爱做梦的杜丽娘。

报告用英语写，坤柔刻意划出这些女子都属妙龄：十五六七岁，正是青春期，在繁殖能力顶峰状态，体内荷尔蒙分泌诱发对异性追求，一方面受礼教压抑，形成畸型发展……

写得累了，她揉揉双眼，休息。

独身的她穿着温暖舒适的棉布睡衣裤，跳上床去。

第二天一早，她到熟悉的小咖啡店吃早餐。

老板看见她，连忙招呼：“王医生早。”

“小何你早，照例烟肉蛋加炸薯茸、黑咖啡。”

“这种早餐不是健康食品。”

“不用向我推销红萝卜黄姜汁，生不如死，这种长寿难挨。”

小何笑笑领旨。

坤柔问他：“小何，什么叫大龄小姐？”

小何与王医生已有数年交情，他可以说是心理医生的心理医生，时时与王坤柔讨论各种问题，天文地理，无所不谈。

“大龄，指过了结婚年龄。”

“什么谓之结婚年龄？”



“对女性来说，二十五至三十吧。”

“为什么女性特别着急？”

“我们也担心呀，不然，何用鞠躬尽瘁讨好你们。”

“小何，我从未见你取悦女性。”

小何给坤柔添咖啡：“女子有生理时钟，过了期限，不能生育，故此着急。”

坤柔微笑，这人知道的不少。

年届三十，已是高龄产妇，这种恐惧一直长存心中。到了今日医学昌明，女性仍然焦虑，照样维持与时间赛跑心理。

坤柔看看手表，她赶上班。

同小何已经熟得按月算账。

这人有趣，什么事都不做，只开一爿咖啡店，每早六时到下午二时营业，专门招呼白领，周末休息，年尾大假，在店门处挂一个牌子：钓鱼去也。

简直是游戏人间嘛。

相比之下，其他的年轻人全变成庸碌的工蚁。

星期三，坤柔又见到韦督察。

“精神好些没有？”

她叹口气：“仍然不安，想转文职。”

坤柔点点头。

“那张血脸，怎样都忘不了。”

“往前走，慢慢淡忘。”

“我也终于明白，该刹那，我非开枪不可。”

“听你同事说，你不愿休息，每日留在派出所直到深宵，研究可有第二个解决办法。”

韦如苦笑。

王医生忽然说：“星期日请拨冗到舍下吃烧烤。”

“我哪里有胃口。”

“哟，我可不是做香肠汉堡，我烤龙虾最拿手，一个人要是连香槟龙虾都不想吃了，也不用活着啦。”

韦督察微笑：“王医生真会说话。”

“一言为定，早些来，十一点吧，你可喜欢小孩？”

韦如想起：“上次那两个找妈妈的小男孩，是你亲人？”

坤柔点头。

“今日很少见到愿意带孩子的年轻爸爸，通常交给保姆全权代理。”

坤柔遗憾地说：“他们父亲去年患肺癌辞世，你见到那个，是小孩舅舅。”

“呵，对不起。”

“他们的父亲才三十出头，不沾烟酒，发现肿瘤，及时进行化疗，兼做手术切除坏组织，医生都认为充满希望，可是四个星期后，他再度入院，就没有出来。”

韦如震惊：“孩子们是孤儿！”

“法律上来说，生父不在人间，子女便叫孤儿。”